

「vuvu牽vuvu」——屏東原鄉青銀共榮模式的文化與經濟雙向實踐

Auvini Savalru李黃昱軒、Kui Kasirisir

壹、前言

屏東原鄉部落的青壯年人口遷移現象，是殖民歷史與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產物，尤其自1970年代以來，城鄉遷移趨勢日益明顯，成為具有族群文化集體特性的社會現象（楊士範，2005）。隨著都市化的進程，越來越多的原住民族長輩或青壯年人口為了就業、就學等機會遷移至都市，但這些遷移往往伴隨著族群文化的「風險」與「壓力」，對身心靈健康造成不良影響（郭俊巖、黃明玉，2010；朱原慶，2019）。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24年6月的統計數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24），臺灣都市原住民總數已達303,982人，占原住民總人口數的50.5%，這一數據顯示，近一半的原住民已離開原鄉部落，進入都會地區生活。然而，這種大規模的遷移對於原鄉部落的文化連續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帶來了可能的文化

斷裂危機。根據研究發現，第一代的遷移者在原鄉與都市間往返；第二代因文化與環境的改變，對原鄉產生疏離感，逐漸回不去；而第三代更是完全不回到原鄉，對原鄉的文化連結幾近斷裂。這種代際差異不僅影響到部落文化的傳承，也深刻改變了原住民族的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念（Kui Kasirisir, 2023）。

在這樣的挑戰下，屏東的排灣族與魯凱族仍展現出對文化傳承的堅定信念。他們以代際連結與家族社會結構為基礎，形成穩固的社群網絡，也就是部落長者作為部落的智慧載體，承擔著將文化「棒子」傳遞給下一代的重要責任。無論部落族人因工作或求學而遠離部落，他們與部落之間仍保有深厚的情感聯繫，這種牽絆，既是一種情感上的深刻依附，也是一種文化的「拉力」，使族人不斷回望自己的根源。對於選擇返鄉的青年來說，他們在都市學習到現代知識與專業技能，這些能力

成為他們重塑部落文化的重要資源，也讓青年以更積極的方式回應部落所面臨的文化與現代性的衝突，試圖在傳統與現代的拉扯中找到平衡。因此，對於現代部落青年而言，返鄉並非簡單的地理回歸，而是一次文化認同的再建構。部落賦予了他們成長的經驗與文化的滋養，而都市生活則提供了現代化的眼界與專業知識，這種雙重身分使他們能同時理解傳統與現代，並具有跨文化溝通的能力（黃昱軒、Kui Kasirisir，2021）。過去，離鄉被視為與部落關係的斷裂，但在今天，許多年輕人意識到離鄉所獲得的現代知識與能力，反而能促進部落的再生與發展。這種「單程票」式的經歷，讓他們在外面的世界學會現代技能，回到部落後重新種下自己，成為文化再生的核心推動者（黃昱軒、Kui Kasirisir，2021）。

在排灣族文化中，「vuvu」一詞具有雙重意涵，既指祖父母輩的長者，也指孫子女輩的後代，展現了祖孫之間緊密的連結與代際互動的深層意義。這種雙重稱謂體現了排灣族在社會結構與生活安排中的特殊文化價值，尤以祖孫共居的生活模式為代表（楊萍等人，2021）。如先前所述，部落青壯年人口在經濟壓力與都市化的影響下外出工作的情形時有發生，孫子女（小vuvu）多由祖父母（老vuvu）撫育，這樣的安排促進了祖孫間的情感交流與文化傳承，亦即在共同生活的過程

中，排灣族語作為日常溝通的媒介得以延續，部落傳統知識與文化價值也在祖孫互動中自然地傳遞至下一代。例如劉麗娟、蕭鄉唯、張雯喬（2022）的研究成果就指出在文化健康站的傳統歌謠的對唱與創作活動，對老vuvu而言不僅是追憶過往的過程，更是承接歷史與未來的重要途徑；同樣的，對於部落青年（小vuvu）而言此活動激發了祖孫間自然而溫馨的互動，並讓老vuvu重新審視自身在部落中的角色，因為老vuvu不再僅僅是被照顧的對象，而是成為文化的載體與部落的導師，他們透過歌謠傳遞部落的歷史與智慧，進一步強化了自己作為文化傳承者的地位（宋濤，2023）。「vuvu」不僅是一種親屬稱謂，更是排灣族代際文化的核心象徵，而本文即在此基礎概念上分享我們在屏東原鄉正在發生的故事，並藉由我們實際的行動與感受，看見在現代化與移動遷移背景如何延續「vuvu牽vuvu」代際循環的文化價值。

貳、以屏東原鄉為中心點的地方創生案例

我們自2019年以來籌辦成立了二個原鄉部落在地組織，皆是以屏東縣原鄉部落青年為主的部落地方團隊，透過專業分工與能量互補，成功形成一套部落創生鏈。其中，「有限責任屏東縣原住民瑪恰屋照

顧服務勞動合作社」（以下簡稱瑪恰屋合作社）（註1）是以長期照顧為核心，專注於原鄉部落的長照服務；Kelju革路（註2）聚聚地方創生團隊則以屏東原鄉為基礎，將文化內涵融入地方產業發展。這兩個團隊致力於結合部落文化與地方產業，嘗試發展一套使族人在地深耕並持續發展的整體模式，展現了文化與經濟相輔相成的創新實踐。

一、瑪恰屋合作社：族群文化與生命的代際延續

成立於2019年的瑪恰屋合作社，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合作社模式推動原鄉地區的長期照顧服務，核心目標是以在地族群文化生活習慣為基礎，滿足部落長者在在地化的照顧需求，並促進部落經濟與社會發展。在長照2.0政策推動的背景下，瑪恰屋合作社整合部落傳統文化與現代長照服務，成為部落自主管理與發展的重要機制；然而瑪恰屋合作社成立經歷了從醞釀到發展的不同階段挑戰，包括組織成員招募、運作策略研擬，以及與地方政府簽訂合作協議等等。瑪恰屋合作社的成立不僅促進了部落長者的在地老化，也為部落居民提供了穩定的就業機會，彰顯了合作社在文化復振與經濟永續發展中的雙重價值（Kui Kasirisir, 2021）。瑪恰屋合作社作為一個在原鄉提供長照服務的實踐者，雖然面臨著落實文化照顧與組織永續經營的

挑戰，但經過六年的努力後不僅在規模上逐步擴展，更嘗試將挑戰轉化為機會，針對地方性問題提出主動解決方案並不斷調整與深化服務內涵。例如將官方建議的陪同服務活動（如觀看電視、閱讀報紙、下棋）轉化為更具文化意涵的互動活動，包括共同進行編織、處理農作物以及以母語講述部落故事等。這些活動不僅增加了文化傳承的價值，還豐富了服務對象的日常生活體驗，同時瑪恰屋合作社致力於培力返鄉的青壯年照顧服務員、督導及管理人員，使其在提供服務的同時，也能學習並傳承部落文化（郭正平，2024）。這樣的模式不僅成功對接了希望參與文化傳承並增加社會文化參與機會的長者需求，同時也讓年輕世代在部落內獲得工作機會並與長者共同進行部落的文化生活，形成了共好共存的代際循環。

二、Kelju革路聚聚：地方產業與文化傳承的協作平臺

革路聚聚（kelju）於2022年由屏東縣泰武鄉的青年及業者組成，是一個致力於推動部落永續發展的地方創生團隊，其目標在於重建部落生活、推動部落照顧、文化傳承與產業串連，並為返鄉青年提供創新發展的支持平臺。團隊的成立源自於地方青年對部落未來發展的關注，並以集體合作的方式，通過建立地方創生基地、共創空間咖啡店與部落選物店等基礎設施，

為部落提供互動與協作的空間。同時，這些設施亦作為原鄉商品的展示與銷售窗口，並承擔觀光接待功能，促進部落與外界的聯繫與合作。革路聚聚在發展過程中強調「文化融入產業」的理念，將泰武鄉的文化資源與地方經濟相結合，逐步構建出一個以部落文化為核心驅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革路聚聚實踐展現了部落青年的創新潛力與對家鄉的責任感，並透過多元系統的整合，增強部落的適應能力與發展動能（郭正平，2024）。此外，革路聚聚與瑪怡屋合作社密切合作，結合長期照顧服務與文化傳承，探索文化經濟的更多可能性。這種跨領域合作模式，不僅服務於泰武鄉的長者與青年，也提供了一個文化與經濟相輔相成的範例，通過「文化照顧」的實踐，凝聚部落力量並保護地方資源。革路聚聚的發展歷程與實踐充分展現了地方創生在原鄉部落中的重要性，透過返鄉青年與部落長者的跨世代合作，構建出一個兼具文化持續性與經濟活力的生態系統。

三、瑪怡屋長照x革路聚聚

（1）居服X工藝

原鄉長期照顧服務具有不同於主流長照的特殊性與挑戰，我們的實務經驗看見一項關鍵問題在於政策設計的通用性未能充分考量部落的實際需求。例如在現行長期照顧給付辦法中，依據失能程度（第2

至第8級），針對不同社會福利身分別設計對應的服務補助額度（註3），然而仍未能充分考量原鄉文化與實務場域的挑戰。以屏東原鄉為例，補助額度的實際使用率僅約30%至50%，相較於平地地區的70%至90%明顯偏低，即便部分部落長者或其家庭能夠承擔自付額度，他們仍面臨「想用卻不敢用」的困境，而這種現象我們認為是源於部落文化中集體性的深層影響。因為在部落生活中，個體需與團體保持持續互動，若因使用長照服務而減少參與公共活動，可能被視為脫離群體、不再自理，甚至遭遇社會排斥，因此許多有實際需求的長者選擇將需求壓至最低，避免引起社會觀感的壓力。由此可見，原鄉長照的挑戰不僅是個人及家庭的經濟負擔，更包含深層的群體社會壓力及文化倫理。此外，過多的補助可能引發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而這些補助所提供的資源又不足以支撐具有品質的生活狀態，形成了一種資源拉鋸的現象。這種困境反映了現行政策難以顧及原鄉長者的實際需求與文化脈絡，突顯出創新解決方案的必要性。

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提出了一種整合性的創新策略，也就是結合地方創生的理念，並突破傳統長照服務「單向給予」的模式，轉化為「多向共創」的友善跨域聯結。具體而言，此策略以多層次視角將經濟效益與文化價值相結合，並納入「世代文化學習與傳承」以及「代工共享陪伴

經濟」的框架。換言之，一方面透過長照服務促進世代間的文化互動與學習，讓長者在接受照顧的同時，擔任文化傳承的主導角色，將其擁有的傳統文化知識與青年世代的專業技能相結合；另一方面，建立共享經濟機制，讓照顧者與受照顧者之間形成雙向價值創造，平衡營利與非營利需求。例如，我們嘗試結合長者對傳統工藝與材料的深厚知識，以及青年的行銷與設計專長，將文化資源轉譯為具市場價值的商品，而此種創新模式不僅賦予長者在文化傳承與經濟參與上的雙重主導權，還使其在社會角色與經濟貢獻上得到重新定位，進一步促進對長照服務的接受度與使用可能性（王信翰、蔡文進，2019；黃盈豪，2022）。

（2）營養餐飲X農

在原鄉長照服務中，革路聚聚的實踐始終以回應地方需求為核心。以營養餐飲服務（長照送餐服務）為例，其初衷是解決原鄉地區缺乏均衡且即時製作餐點的中央廚房問題，並提供相關的運輸與配送服務。透過跨領域合作，革路聚聚團隊以務實的態度推動地方創生與文化復興的可能性，因此在初期餐點設計以中式餐飲為主，目標在於穩定廚房的運作與提升餐飲品質，但隨著基礎能力的建立，我們逐步融入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食材與製作方式，將傳統飲食文化融入產業化的學習與實踐，實現了文化與產業的疊加效應。這

種模式不僅讓地方特色食材進入市場，也促進了飲食文化的再生與在地經濟發展，為部落創造了需求與供給並存的成長契機。然而，這個行動更深層次的影響在於此行動實踐反映了原住民族文化與土地的深厚聯繫，例如許多歌謠、記憶、技法和對自然的想像，皆源自於原住民與山林自然環境的互動；因此，在地產業的發展不僅是經濟的需求，也是文化回歸的必然。革路聚聚透過將餐飲服務延伸至農業與文化生活，結合部落文化與普世價值（例如環境保護、食物多樣性與產地直送等理念價值），實現了文化與產業的共榮。整體而言，這種跨域合作與文化復興的循環模式，整合了部落文化、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多重元素，為原鄉部落提供了一個在地且永續發展框架的可能性。

參、代結語：屏東原鄉視角的青銀共榮

在屏東原鄉部落，長照服務體現了天然的青銀共榮供需循環。長者需要文化傳承的舞臺語陪伴，甚至希望能透過自食其力的方式，將自身的文化知識轉化為具經濟價值的產業，展現其重要的部落社會貢獻價值；年輕世代則懷抱學習文化的動機，帶著在都市累積的現代知識與技能返鄉，期待在部落中找到事業與文化生活的平衡點。我們在屏東在地的行動故事

發展出一種趨勢，即透過結合文化的地方經濟模式來支持部落生活。然而，現代社會已經將文化與生活分離，大多數族人僅能在節假日參與部落活動，平時的工作與文化無關，加之因求學與就業的需求大量外移，原鄉部落僅剩長者留守，部落的活力日益減弱。因此，如何整合產業、文化與生活，創造可持續的部落發展模式，成為部落延續的關鍵課題。我們認為部落長照服務為此提供了可能性的解決方案：返鄉青年擔任照顧服務者，藉此學習部落文化；同時，部落長者作為文化的傳遞者，提供陪伴與指導，形成了雙向的共生循環（謝明原，2023）。部落的延續需依賴產業、生活與文化的緊密結合，而產業的發展不僅是就業的基礎，更是支持生活與文化持續性的核心。如何發展既有產業或創新潛力型產業，成為屏東原鄉團隊的重要思考方向。

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返鄉的過程需要三個核心要素：認同感、人際關係與工作機會。認同感來自對部落文化與生活環境的情感連結，而返鄉青年正是在成長與探索中建立了對部落的認同與歸屬感；人際關係在部落生活中至關重要，因為部落的活動多以公共性為特徵，族人透過社交活動建構與部落的集體互動關係，進一步鞏固其社會角色與文化認同；工作機會則是返鄉的實現基礎，無論是直接在部落就業，還是鄰近地區的發展，都需創

造更多支持返鄉的經濟基礎。我們在屏東的地方創生實踐是以部落創生生態圈為目標，試圖透過跨領域的社會工程，將現代需求與傳統文化結合。這種模式不僅是文化的回歸，也是一種在兩個世界中穿梭、協調的能力，對接現代經濟與部落文化，實現雙向的交融。地方創生的核心是以跨領域整合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屏東原鄉部落的地方創生更強調在現代經濟發展與文化續存之間的串聯，這需要讓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被需要，讓經濟能滿足族人的基本需求，讓青年能夠安心返鄉，實現文化與經濟的雙重目標（郭信宏、靳菱菱，2022）。下個世代的族人需要成為文化轉譯的守門員，在新舊兩個世界之間遊走，將傳統價值與現代發展相結合，而此種結合不僅滿足了部落在產業與經濟層面的需求，也為文化提供了延續與創新的契機，進行構建出屬於屏東原鄉部落的文化經濟共創生態圈。

綜上，屏東原鄉部落的青銀共榮模式著重部落長者與青年之間的角色互補與資源共享，這種模式不僅在文化層面延續了原住民族的價值，還在經濟層面為部落帶來了新的活力。因此，未來的原鄉部落創生應更加重視這種雙向代間循環的整合模式，為部落文化與產業發展提供更多元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Auvini Savalru李黃昱軒為有限責任屏東縣原住民瑪恰屋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Kui Kasirisir為通訊作者，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地方創生、原住民族長期照顧、青銀共創

註 釋

- 註1 瑪恰屋（macaqu），排灣語意指「很會」、「很上手」、「很厲害」的意思。
- 註2 革路（kelju）在排灣語意是指「來」、「一起來」的意思。
- 註3 長照社會福利身分別政府額度：一般戶84%、中低收入戶95%、低收入戶100%。

參考文獻

- Kui Kasirisir（2021）。〈尋求留在部落生活與工作的機會：一個原鄉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生與存」的故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5（2），99-138。
- Kui Kasirisir（2023）。《「工寮」到「家屋」：探討並發展都市原住民族群友善的健康居住環境》（計畫編號NSTC 112-2420-H-020-002-）。國科會。
- 王信翰、蔡文進（2019）。〈參與撒奇萊雅族 Sakul 部落發展在地照顧服務模式的實踐經驗初探〉。《東吳社會工作學報》，37，167-186。
- 朱原慶（2019年8月28日）。〈都市原住民二代：我的父母如何墜入都市經濟、健康弱勢邊緣〉。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indigenous-peoples-health-inequality-urban-migration>
- 宋濤（2023）。《打開vuvu的智慧寶庫：文化照顧在森永文健站的實踐與反思》（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s=id=%22111NTU05201027%22.&searchmode=basic>
- 原住民族委員會（2024年8月6日）。〈2024年6月原住民族人口數統計資料〉。<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812FFAB0BCD92D1A/EDBA26F819210681F3827C43BE19244F-info.html>

- 郭正平（2024年5月19日）。〈守護尊嚴的終末之旅〉。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臺計畫。
<https://a-fire-studio.com/>《守護尊嚴的終末之旅》/
- 郭正平（2024年6月6日）。〈Kelju！城市夢行者與鄉野創造者！〉。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臺計畫。<https://a-fire-studio.com/>《kelju！城市夢行者與鄉野創造者！》
- 郭俊巖、黃明玉（2010）。〈原住民在都市謀生的艱辛歷程之研究：以三個受助個案為例〉。《弘光學報》，59，60-77。
- 郭信宏、靳菱菱（2022）。〈地方創生在部落：以都蘭部落為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15（1），43-90。
- 黃昱軒、Kui Kasirisir（許俊才）（2021）。〈魯凱族青年返鄉歷程之探討：以Kucapungane（好茶）部落為例〉。載於Kui Kasirisir與莊曉霞，《第五屆「國際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研討會」叢書系列 II—部落、家庭與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反思與實踐》（頁109-137）。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 黃盈豪（2022）。〈原住民團結經濟的實踐與挑戰：以 Ina 廚房與社福組織的協作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2，1-40。
- 楊士範（2005）。《平和（Piuma）排灣族、城鄉遷移與社會文化變遷》。稻鄉。
- 楊萍、陳孟君、馬郁芳、潘愉淨、紀鴻盛、陳冠誌、馮家瑞、劉赫、呂李郁樂、陳錫佑、張佑晟、陳睿驊、羅羿助、葉晴恩、黃宥熏、楊恩熙、高好晴、陳江甯、吳巧恩、巴岑欣、雷尹葳、陳好葳、鍾蕊綺、邱好晴、泰喜恩、杜睿翔、羅艾倫、劉語彤、陳璽樂、萬齊恩（2021）。《Vuvu的Vuvu》。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國民小學。
- 劉麗娟、蕭鄉唯、張雯喬（2022）。〈聽！Vuvu 在唱歌：原住民部落歌謠傳唱文化照顧模式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1，91-133。
- 謝明原（2023）。〈試論共生社區模式落實原鄉在地老化之可能性〉。《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13（2），129-164。